



张朝曦 绘

四海歌唱

鲍尔吉·原野

回味

这是一首酒歌。

酒，是蒙古民族乃至北亚民族生活中的大物品。他们的民歌中离不开祝酒与赞美酒的曲目，当然祝酒和赞美酒也可以融合在一首歌里。从《四海》里面听得出蒙古族人手端酒杯眉开眼笑的样子，他们常常唱“金杯呀，银杯呀”，事实上没几个人见过金杯，我活这么大岁数也没见过金杯。他们情愿把最美好的东西依附于酒，因为酒以其美好实在应该躺在同样美好的黄金的杯子里，继而，进入心情美好的喝酒人的粉红肉质的胃肠里。

虽然《成吉思汗大扎撒》里规定蒙古族人不得过量饮酒。在古代，蒙古族人 是战斗种族，白天或黑夜随时可能遇到敌方的袭击或去袭击敌方。酒，作为麻痹人类中枢神经的特殊饮料，会让使用者愚蠢起来。当年成吉思汗饮用了来自西域的蒸馏酒（白酒）后曾感叹世上竟有如此让人心怡又夺人神志的液体。故下谕“我的子孙不得过量饮酒”。

但是世上既然有酒，而北亚又是那么地冷，蒙古族人仍然会喝上一点点酒。能喝750毫升白酒的

人，一顿喝500毫升不算过量吧？况且他们早已不战斗，夏夜里偷袭他们的是蚊子而非塔塔尔人的骑兵。冬天的敌人是风雪。哦，说到风雪了。蒙古高原的风雪比战争更严酷。最寒冷的日子，譬如在零下40摄氏度的气温下，风与雪一并而至。七八级的风和雪搅到一起，如鞭抽打大地。公路上的汽车不幸抛锚了，不足10分钟，雪已经把车埋起来，很可怕。牧民赶羊、赶牛、赶马回家，看不清一米之外的物体，但仍然要把羊群、牛群、马群赶回家。

这时候，身处严寒的牧民从怀里掏出一个捂得热乎乎的锡制扁酒瓶，拧开盖，自嘴倾倒液体若干，咽下肚。此液体大部分成分是水，但是其中含有溶解于水中的乙醇，俗称酒，蒙古族人谓之“阿日黑”或“哈日阿日黑”（黑酒）。这个东西喝下去之后，它对人的体温调节系统和主管情感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奇妙的影响。或问：是什么让一个人没当上佐领、章京、扎萨克依然喜笑颜开？是什么让亲人朋友在他眼里熠熠发光？是什么让牧人在风雪里淡定自如地放牧，并把这种生活持续下去？是“哈日阿日黑”。对此，酒即使起不到根本作用也起主要作用。酒有神明啊，连汉代的人都说：“何以解忧？唯有杜康。”杜康是杜大工匠发明的未蒸馏的米酒，比“哈日阿日黑”度数低，多饮亦醉。

于是他们赞美酒。

《四海》这首歌唱道：“像西海的水一样清澈，像葡萄叶子一样柔嫩，由于缘分坐在一起的朋友们啊，我在歌声中举着了酒杯。”

蒙古族人喜欢海（达莱），他们把大湖或美好的水域或甚深智慧都称之为海，如元大都的北海、南海、中海叫海而不叫湖。歌中的“西海”是一个虚拟的水城，那里水质清澈，酿酒甘甜无比。像古代的蒙古族人没机会遇见海洋一样，我以为他们也未必见过葡萄，但蒙古族人像喜欢海一样喜欢葡萄，有一个蒙古族部落就叫“葡萄”（乌珠穆沁）。他们来自蒙古国境内的葡萄山。

这首歌把美好的海水和葡萄化为酒的前身，这是酒之神奇的缘由。歌中的第二三四段的歌词还有“像东海的水一样晶莹”“像南海的水一样纯净”“像北海的水一样透明”，以及“像芭蕉叶子一样清香”“像檀香叶子一样芬芳”“像月桂叶子一样细腻”。都是他们没见过的海水和树叶子，用来形容酒。他们劝朋友们把这样的酒喝下去。喝下去就等于喝下了四海与嘉木的气质，喝呀，喝！

《四海》是一首节奏鲜明的短调民歌。内蒙古广播合唱团用四个声部合唱的《四海》非常好。气息在星光照耀的夏夜冲荡，但不像喝酒，而如青年男女骑着马去草原深处幽会。星星注视着他们，草叶唰唰响，河水唱歌。男高和女高、男中与女中，成双成对隐没在草海里，歌声消失，酒香传到天际。

叫醒耳朵的声音

殷剑贞

大声吼叫某人半天，迟迟不见回应时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 说：“你耳朵聋了？”其实这人耳尖得很，他是故意屏蔽你的声音。

一句名言说得好：“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”

我总是心事重重地低头走着路，很少能听到什么入耳的声音。有一次走在空旷的大院里，冬天的阳光好暖人，眯着眼睛静静站立在一棵山楂树下，试着放空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杂念。顿时内心清爽，清晰地听到树上小鸟儿的呢喃声；再一侧耳细听，不远处，几只喜鹊翘着尾巴一唱一和在聊天；再听，竟然听出好多种啾啾呢喃的鸟鸣声，寻着声音，看到几只不认识的鸟儿正在不远处的柿子树枝头跳跃着，甚至听见了风穿过树杈，树叶发生的簌簌声，听到假山小瀑布潺潺的流水声……好神奇啊，每天上班都路过，为什么之前从来没听过它们的声音，没看见过它们的身影？

原来，被困在有限的自我世界里，耳朵常常是昏睡状态。自此，我总会停下匆匆脚步，站定，凝神专注听一会儿四周的声音。大千世界真的是由

各种声音组合而成，悦耳的、刺耳的、嘈杂的。如果你在某一时刻停下脚步用心细听，所有的声音都是飘忽的，裹挟着某种气息暗流涌动，却又铭刻着一种顽强的禀性，不仅入耳，而且入脑、入心，成为唤醒我耳朵的特殊声音了。

初夏，月亮皎洁的夜里，窗外婆娑的香椿树影微微晃动着，睡梦中会听到楼下树丛中一群野猫，长一声短一声地像婴儿啼哭的声音，令人惊悸不安。还有“咕咕、咕咕……”的声音，小区院子里不知哪棵大树上栖息着几只布谷鸟，它们悠长的咕咕声，总是不定时由远而近响起。这声音最容易勾起外乡人的乡愁，让我想起家乡春天的田野、秋收的繁忙……

各种声音，构成世界的喧嚣和杂乱，我们生活其中，想不被扰乱内心的宁静，就得学会用心选择去听。学着静下心来去听美好的声音，春听鸟声，夏听蝉鸣，秋听落叶，冬听雪雨。

那天，忽然看到这样一句话：“想念如果有声音，恐怕你一定会震耳欲聋……”现代的年轻人表达情话真会夸张。叫醒耳朵原来也须趁年轻。

很小就喜欢陶渊明先生，他的田园诗与他对田园生活孜孜不倦的向往，他那有名的《桃花源记》和《五柳先生传》，都是我极其喜欢的。但有人说，人们缺什么才总喜欢不停地说什么，所以说陶渊明先生也许都没怎么种过地，如果让他像老农一样天天去种地，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田园生活出现在他的笔下了。从古到今，诸多的美好其实都存在于想象之中，是越想越好，如果真的要付诸于实践倒未必好了。不过，一个人在现世，能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耽于想象，也算是一种大福。

向往田园生活是一回事，但能不能实现想象又是另一回事。就说我自己，我的田园生活就只局限在阳台上。我家朝南的那个阳台很大，那年我还请东莞的朋友刻了一方闲章“阳台农民”，直到现在有时还会把它钤印在画上。许多年了，从春到冬，我总是会在阳台上种不少东西，从花草到蔬菜，还种过竹子和梅花，但结果都不佳。我也想过种玉米和高粱，但到了该下种的时候却苦于一时找不到种子。今年却忽然种起马铃薯来了，



王祥夫 文、图

我的田园生活

原因是去年吃剩的马铃薯忽然长出不少芽，既不能吃，何不把它种在往年种花卉和蔬果既深且大的盆子里，为了这件事我还问了不少朋友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马上笑了，因为从没有听过有人在阳台上种马铃薯。有个朋友还为此撰了个上联，“山药蛋派作家阳台大种山药蛋”，而至今，下联尚没有杰出之士能够对得出。

今年阳台上的马铃薯，种下去之后我就一直没有去看过，天气转暖之后就一直在忙，去了两次苏杭，其间除了看梅花也只是喝了不少白酒。忽然就想到要上阳台看看我的马铃薯，想不到的是它们不但都已经从盆子里长了出来，而且还开了花，同时也生长出来不少杂草，还有去年撒落在盆子里的草茉莉和牵牛花也长了出来，鄙人不免做一回阳台农民，把马铃薯盆子里的杂草和草茉莉、牵牛花统统地拔掉。一边给马铃薯浇水一边忽然就想起了老舍写的那篇关于种花 的文章，想什么时候应该再找出来读读。

山西北部的城市大同到了夏天照例也是热，今年就更热，早早就突破了35℃的记录。与此同时，有的地方却在下雪和下奇大的冰雹。一则奇热，一则奇寒，但奇热尚没有达到周作人先生在他的随笔《气候的转变》里所说的那种“有一年北京奇热，店门口所挂锡盒融化坠地”，这简直是奇闻。所以准备今年一是少出门，二是没事在家里待着读读书，三是做好我的阳台农民，看看到了秋天阳台大盆子里的马铃薯能结多少或能结多大。

这几天鄙人正在考虑要给马铃薯施肥或施什么肥，想到我的那方“阳台农民”的闲章，又想到一位画友也刻了一方，只改了一个字——“阳台花民”，他在他的阳台上种花。